

常學第五



卷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
無以測其與道象之妙非言不津之言之妙非學不

傳未有不回學而鑒道不假學光身者也夫聖

劉子集校

學為禮儀雖以

學才智腐於心術洋肆

斷則鳳音不彰情性未結則神明不發譬諸金

性苞水木性藏火故練金則水出鑽木則火生人

顧廷龍題



〔梁〕劉 勰 撰
林其銓 陳鳳金集校

劉子集校

附作者攷辨

顧廷龍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劉子集校

〔梁〕劉 勰 撰

林其銓 陳鳳金 集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吳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4 插頁 6 字數 221,000

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01—7,000

統一書號：2186·8 定價：2.85 元

子卷第三

愛民第十二

天生萬民而立之君君則民之天也天之養物
以治陰陽爲本君之化民以政教爲務故寒暑
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飢刑罰者民之寒
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
令不節則俗弊故水竭無掉尾之魚土竭無戚
艸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由琴瑟也
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關矣夫足寒傷心
民勞傷國足溫而公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爲
政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酷爲先寬宥刑罰

劉子卷第一

清神第一

清神第一

清神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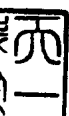
清神第一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體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惑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歸之。夫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照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



劉子卷之一



清神章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

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遠穢故天清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時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



書影五

海字不校每
葉十行十
是字法低存
大字
第作章
下俱同



子集本校正文
每葉二十行
二十字分上下
篇起劉子八
丁亥六月二十
日就書於清於

劉子卷之一

宋李用明刻本補二
方茲以舊本校

揚州錄事參軍東寧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

也故神靜而心和

心靜無勞汝形閒靜不擾其性情者去塵

遠微故天清而白日昭河清而聖人出特

清即太平水清即魚躍神清即無累心清

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竭之經

元

同格下

朱墨手校改增損者不復再加區
別唯視下方無道藏今標出者皆與
藏本合而舊鈔之爲道藏固可即本
身字而知之矣至于字體不盡合道
藏本未能一一照改也得此善本校正後
劉子一書可稱善本余之心乃幾憚于
耳八月八日燒燭廿七醒久識

何穆志藏唐卷子本劉氏子二百行蓋燬
 石室之秘笈也存者止得全書十之一餘異字佚
 文乃由石可勝什閱劉勿雲前草尚有九篇下
 教百行若一旦為延津之合豈非天地間奇蹟乎昔
 人動移千六百初受何氏之目
 時甲寅去歲續紀元夏月湖
 北崇文書局開雕

劉世亮希亮以影寫唐卷子劉子見縣凡二百四十行
 自愛氏起至厲賢止凡八篇移校於此奉令之何氏及唐入
 伯希和所藏通得二十一篇已得全書三舍之一矣記此以
 矜眼福 己卯四月初九日藏園老人識

敬題劉子集校

誰撰劉子書，千載議紛如。
眾說集以校，攷辨信不虛。
藜光映照夜，秘笈訪求初。
一朝解疑案，儒林延美譽。

其錢鳳金

同志伉儷 郢正

癸亥元日李希泌呈州



序

劉子一書，初見于隋書經籍志。迨後歷代史志及官私書目，多有著錄。此書雖非鉅帙，而問題却也不少，諸如：題名的不同，卷目的參差，篇章的殘闕，文字的歧異，以及作者之誰屬，成書的年代等等，傳載殊不一致。雖經前人不斷進行校勘、考覈與注釋，但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整理和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林其鏊和上海文學編輯部的陳鳳金兩同志，伉儷同雅，俱篤好古代文史之學，而其鏊同志對於文心雕龍尤研究有素。他在研究南北朝經濟思想史中，注意到劉子一書的史料價值，遂以雕龍有關各篇相參照，發現其間頗有文句雷同、語義相通之處；而在史料徵引中，感到此書通行各種版本仍多歧文異句，需要重新加以校勘，才能見其本義。因萌收集各種善本進行校理考訂之志。他先在上海市各圖書館，特別是在上海圖書館中，廣事徵求所藏各種版本，耽心校讎，得到館中負責專家和其他同志的支持贊助，工作逐步開展。隨後，由陳鳳金同志前往北京、南京，在北京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也得到有關方面的同樣支持。對於福州、廈門、廣州、湖北、湖南、四川、山東、杭州、天津、揚州等處的館藏珍本，則委託有關人士代為加意徵詢蒐尋。先後得到的名貴參校資料，主要有敦煌殘卷、宋明善本、歷來官私收藏的各種刊刻、名家的校勘成果

以及佚文拾補等四十多種。遂辨比異同，間出己見，因題爲劉子集校。書後並附所作劉子作者考辨一文，以饗讀者。其志趣的篤誠，功力的勤奮，摺撫的廣泛，考校的詳審，頗足欽佩。

古籍整理，從工作實踐上來說，是一種具有綜合性的研究工作，需要有充實的基本功夫和專業修養，還要有踏實而細緻的工作方法，庶幾可以少遺「挂一漏萬」、「掃塵復生」之憾；否則失觀層出，將貽笑讀者。這也是一項既須花費功力，而又難于求全的工作，因爲讀校點本古書者，易于發現作者的失誤或缺點，而不易看到他的功力所在。其實，所謂「百宋」、「千元」、「大典」、「四庫」，以及歷來官私珍藏的其它善本，在傳鈔刊刻中，訛舛衍脫，亦所難免。而以訛傳訛，將錯就錯，互相援引，遂至約定俗成者有之；後人輕改前人字句，妄加刪補，以致有些古籍篇目陷于難讀費解，或表面上文從字順，而實質上失其原意者更有之。現在各方面注意開展古籍整理，不僅要求校勘標點，也還要求注釋、翻譯，作專書、專題的研究。在這些要求中，應以校點爲基本功。校點不通，則無從作正確的注釋、翻譯和深入研究。古籍校點是整理工作的起步，研究的基礎。因此，林、陳兩同志合作的劉子集校，對於科研工作及其他讀者，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幫助作用，爲今後對劉子一書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鋪平了道路，是一項具有承先啓後意義的工作，固非溢辭也。

前言

一

劉子五十五篇，歷史上頗多爭議，而且留下不少懸案。

第一，書名題署不一。現在可以見到的就有：劉子、新論、劉子新論、流子、德音等名稱。

第二，卷帙區分不同。據今日可見之版本及歷代著錄，有：不分卷、分上下兩卷、三卷、四卷、五卷、十卷等多種。

第三，書的作者，歷代衆說紛紜，迄今尙無定論。有的認爲是梁東莞劉勰；有的說是北齊阜城劉晝。也有主張是漢劉歆，或梁劉孝標，或唐袁孝政，或東晉時人，或貞觀後人。

第四，書的學派歸屬，歷代著錄也不一致。多數列劉子於雜家，通志藝文略則列之於儒術，通考經籍考又歸之道家。白雲齋道藏目錄收之於太玄部無字號中，四庫全書提要謂此書「乃歸心道教」，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十音高僧傳，又將其引爲佛門同調。

第五，對於劉子的思想內容和文筆風格的評價，褒貶迥異。有的認為「劉子咀英吐華，成一家言，其大旨不膠於聖人。」（蔣以化刻劉子引）「其文雋彩警拔，殆齊梁之挺秀也。」（明清譚軒藍格鈔本新論敘目）但也有的認為「此書泛論治國修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無甚高論。」（吉府刻二十家子書劉子序）而且「辭頗俗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二

關於劉子的最早著錄，現在見到的是隋書經籍志，其文云「梁有劉子十卷」，並注「亡」。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鄭樵通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希弁讀書附志、王應麟玉海藝文諸子篇、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宋濂諸子辨、四庫全書總目、孫氏平津館鑒藏書記、嚴氏鐵橋漫稿等官私書目，亦均有著錄。明清以來，劉子還被多種叢書和類書所收。例如：道藏、二十家子書、五家言、漢魏叢書、諸子奇賞、畿輔叢書、百子全書、龍谿精舍叢書、叢書集成等等。此外，還有選錄部分篇章成書或入他書的，如雲門子、石匏子、說郭等等。因此，劉子版本繁複，文多歧異。

三

劉子版本，現存的當以一八九九年發見的敦煌殘卷爲最早。據王重民敦煌古籍鈔錄，敦煌鳴沙山第二八八石篇發見的劉子殘卷有四種，其中三種已於一九〇八年被法國人伯希和所盜竊，現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編號爲：Pelliot chinois Touen-houng 2546, 3562, 3704），國內尙藏一種，即羅振玉藏敦煌唐寫本劉子殘卷。據羅振玉劉子校記跋，此卷原爲江陰何氏所藏，後爲羅振玉所得。現在下落不明，唯有羅氏校錄的敦煌石室碎金排印本劉子殘卷在。法藏敦煌本伯三五六二，據傅增湘考證：「此卷民字不缺避，當爲隋時寫本。」而王重民則認爲：「此卷不避唐諱，當出於六朝之末。」羅振玉校錄的劉子殘卷，王重民認爲是「寫於初唐」。法藏敦煌本伯二五四六、伯三七〇四，王重民根據「於唐諱『世』之字爲『代』，『治』之字爲『理』」，斷定這兩卷都「寫於開天之世」。（以上並見王重民敦煌古籍鈔錄）

在王重民記敘的四種敦煌寫本之外，傅增湘又有何穆恣藏唐鈔卷子本和劉幼雲藏、劉希亮影寫唐卷子劉子的記載。傅氏在他的兩則劉子校跋中云：「何穆恣藏唐卷子劉氏子二百八行，蓋敦煌石室之秘笈也，存者只得全書十之一，然異字佚文乃至不可勝計。聞劉幼雲前輩尙有九篇以下數百行，若一旦爲延津之合，豈非天地間奇寶乎？昔人動修千元百宋，視此文何足云云耶！」又稱：「劉世兄希亮以影寫唐卷子劉子見跡，凡二百四十行，自愛民起至薦賢止，凡八篇，上合之何氏及法人伯希和所藏，通得二十一篇，已得全書三分之一矣。記此以矜眼福。」根據羅、傅二氏所記

敘、以及羅振玉校錄本和傳增湘校錄何藏唐卷子本起處一致的情況，羅振玉校錄本當即出自何穆恣藏本。但是，傳增湘校錄的何藏唐卷子本迄處却比羅振玉校錄本多一百二十六字：羅振玉校錄本迄於思順第九「山海爭水水必歸海」；傳增湘校錄何藏唐卷子本迄於思順第九「昆斷牘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其中文字亦略有差異。至於劉希亮影寫的唐卷子劉子，則與王重民記敘的四種敦煌本都不同。首先，起迄點與前四種敦煌殘卷全不合：劉希亮影寫唐卷子本起愛民第十二，迄薦賢第十九後半；法藏敦煌本伯三五六二起韜光第四之後半，迄法術第十四之開端；法藏敦煌本伯二五四六起鄙名第十七，迄託附第二十一之前半；法藏敦煌本伯三七〇四起風俗第四十六，迄正賞第五十一；羅振玉校錄本起去情第三之後半，迄思順第九之前半。特別是，劉希亮影寫唐卷子本的賞罰第十五、審名第十六兩整篇、法術第十四之後半篇，均爲其獨有，而爲其他諸敦煌本所無。其次，文字也不同。劉希亮影寫唐卷子本的愛民第十二、從化第十三、法術第十四，其開端並與法藏敦煌本伯三五六二相合；鄙名第十七、知人第二十、薦賢第十九的大部分，其起迄亦與法藏敦煌本伯二五四六相重。然比勘其相應部分的文字，則歧異之處甚多，例如：法藏敦煌本伯三五六二不避唐諱，「民」字不缺筆；劉希亮影寫唐卷子本「民」字皆缺筆作「𠂔」。愛民第十二「霜露未霑」，伯三五六二「霑」作「降」；劉本作「凝」。從化第十三「從君所好也」，伯三五六二作「從君所欲也」；劉本作「從君所好欲使之然也」。「豈能一於萬民哉」，伯三五六二「萬民」作